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午亭文編卷四十九

大學士陳廷敬撰

杜律詩話上

兒子豫朋四五歲時誦杜詩為說其義輒能了了予嘗見世所傳諸家觧杜詩意多不合故其所說多用已意又嘗妄謂杜詩說之誠難而律詩尤難葢古詩如哀江頭洗兵馬等篇文義事實有可推考律詩則

託興幽微寓辭單約說之故尤為難予既為兒子說杜七言律詩間録其别於諸家者以備遺忘題曰詩話鄭康成說三百篇以箋為名箋者標也識也亦不敢言注但表識其不明者耳後世於杜曰注曰箋曰箋注類以解釋為義今曰詩話别諸家也且不敢言箋註也諸家說左者概畧姓氏但云或亦非好辯也

康熙戊辰七月望日說翁自記

題張氏隱居 天寶間遊魯及歸長安作

或謂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號為竹谿六逸又子美雜述云魯有張叔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是詩題張氏隱居豈其人與愚謂讀子美雜述張叔卿未能如詩所云也此自當時一高士題止云張氏遂使無考亦憾事

鄭駙馬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　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珮聲珊珊

鄭潛曜見唐書孝友傳公作臨晉公主母皇甫淑妃碑亦述公主孝思其賢而好容於末句見之

秦樓指駙馬所居鄭谷指山林貧賤之宅葢茅堂風磴山林所有駙馬已兼故遠勝鄭谷或以秦樓指公主鄭谷指駙馬非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澂一無使字

晴窻點檢白雲篇

點檢白雲篇點檢二字說者引唐史起居郎因制勅

稍筆削又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誥書是也至白雲篇求其說不得遂以漢武秋風詞白雲飛當之愚按漢書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又云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唐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藏玉冊於封祀壇之礙所謂白雲篇疑即玉冊之類也時公既獻三賦又欲奏封西岳賦如此解白雲二字較明上下文義亦復聯貫

城西陂泛舟

青蛾一作娥非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揺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觀題是公與人泛舟或謂指所見或謂譏明皇皆非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一作秦苜蓿將軍只一作不數漢一作霍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

兆田郎蚤見招麾下賴君才並美一作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此詩三四句或謂天寶沿邊置十節度使各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然盛名無踰哥舒翰天寶十三載春安祿山求兼領閑廄羣牧又求總監密遣親信選健馬數千匹時李郭名位尚卑王忠嗣以讒廢與祿山頡頏哥舒而已曰總肥曰只數因贈梁丘隱語託諷使翰思所以制祿山也愚按新唐書百官志駕

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輿輦車乘傳驛廏牧馬牛雜畜之事凡驛馬給地四頃蒔以苜蓿降王款朝驛傳騷然宛馬總肥春苜蓿不過指此此句與第二句應下句與第一句應

吐谷渾蘇毗王款塞明皇詔翰應接見王思禮傳或以此當降王款朝是也謂翰報命必入朝意料之辭無據首句上青霄自指崆峒地高而言明皇紀及翰傳天寶十三年無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風疾因入京

廢疾於家田非隨翰入朝或以使事入奏必在翰末

遺風疾前公投贈翰詩首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

功末云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

倚崆峒辭意與此詩同當是一時作或即因田投贈

哥舒也

題省中院壁一無院字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一作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

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

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空比雙南金
首句埤字解者各異愚謂埤與卑同此言竹卑梧高
也晉語松栢不生埤荀子埤汙庸俗漢書劉向傳增
埤為高五行志塞埤擁下子虛賦其埤溼則生藏莨
蒹葭皆可證射雉賦揆懸刀騁絶技如輊如軒不高
不埤公削南兵馬使趙公大食刀歌用之不高亦不
庳正出於此字又作庳是埤卑庳古通用也至左傳
宫室卑庳二字連用别有音義宜隨文讀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一作文力猶强健豈傍青門學種爪

近侍即今難浪迹即吏情更覺滄洲遠又當與省中院壁一首合觀或出為司功事已萌芽勉為貧仕終非所好故立言如此與

鵁鶄鸂鶒本取諸江南置苑中者今云滿晴沙與後

秋興所云圜黄鵠起白鷗同一義非但賦一時景物也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一作天芳林花著雨燕支一作脂溼一作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一作經駐輦芙蓉别殿謾焚香何時詔一作重此金錢會暫一作爛醉佳人錦瑟傍

或曰此懷上皇南内之詩也明皇以萬騎軍平韋氏

改爲龍武軍親近宿衞令深居南内無復昔日駐輦游幸矣興慶宫南樓置酒眺望欲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金錢之會無開元天寶之盛對酒感歎意亦在上皇也愚按詩作於乾元元年春太上皇以去年十二月至自蜀居興慶宫帝自複道來起居太上皇亦時至大明宫或相逢道中帝命陳元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悦玉真公主常在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爲娱是時帝父子尚慈孝無間也觀

龍武新軍四字自當指肅宗言葢長安初復曲江游幸非復往時之盛故公對雨有感耳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濵戸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一作天晴一作宫一作柳暗長春巢邊野雀一作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一作道　清　官　鵲

或謂雀欺燕蜂趁人亦即景所見不必謂喻羣小讒

讃按此詩明有寄託亦不必概去之詩無他意強作附會詩有寄託反謂無他皆好異之過也此詩乾元元年赴華州司功時作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原注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一作熱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一作來自足蠍況乃秋後轉一作復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一作絶壑安得一作能赤脚蹋層氷

夜中足蠍秋後多蠅當與題鄭縣亭子野雀山鑑例觀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强自寛興來今一作終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一作在醉一作再把茱萸仔細看

末句仔細看或謂看茱萸或謂綰上藍水玉山言之兩通須知藍水玉山非但寫景山水恒在人難常健

當日生感之意在此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一作多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一作蓴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或謂王給事非王維云舊書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陷賊以前尚未有也按維傳自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已下皆檃括生平行事晚年指維長齋

一事與上文居常不茹葷血應下文並及與裴迪往來嘯詠事非謂此時始得藍田別墅也維長于公數歲開元九年進士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給事中其貴授太子中允當在至德二載冬公贈詩稱中允聲名久史稱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當是一年數遷耳維以乾元二年七月卒公詩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藤維卒後有感也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

空閉鎖松筠維生前有感也當時藍田不聞别有一王給事也

卜居上元元年二月成都及中間青城新津蜀州作

浣花流一作之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一作溪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㶉鶒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一作入小舟

或云甫卜居便有東行之興且東行欲至山陰奚啻萬里公必有不得已於卜居者𥂕之為主人者可知

冕謂裴冕此說實未然成都萬事好未若歸吾廬公豈欲終老於蜀者且史乾元二年六月以左僕射裴冕為御史大夫成都尹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本道觀察使三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是年閏四月改乾元為上元公卜居在是年春三月堂已成冕亦將去今人說公成都詩往往皐冕不能厚公冕亦寃矣特為雪之東行欲至山陰語更非是盖山陰上舟咫尺有萬里之思故是妙句

若謂欲至山陰索然無味全失詩情矣

公古詩有寄裴施州詩鄭典設自施州歸詩裴施州

即冕讀此二詩當知冕在成都遇公應不薄也

寄杜位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寛法離一作別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

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一作行隨眼鬢髮還

應雪一作白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或曰同一貶竄鄭虔台州之流自論死減等猶曰嚴

譴杜位在新州去國萬里長流十年始離貶所乃曰寛法葢位林甫之壻權奸擅國流毒天下釀成漁陽鼙鼓之禍觀位於林甫相時盍簪列炬氣燄如此林甫既敗僅加貶謫復從量移可不為曠蕩之恩乎嚴譴寛法四字便見老杜春秋之筆愚按鄭詩就貶官言自宜用嚴譴位詩就離貶所言自宜用寛法公有也需新國用輕刑句亦為虔作也詩文各有宜用字乃謂嚴譴寛法便見春秋之筆非是位公之族子故

人詩首尾何等情至此等觧累詩多矣不可不辯盍簪列炬即公守歲位宅詩昔以為歡今以為皐亦大不可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一作花可一作更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一作春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此詩或謂迪從王縉在蜀縉嘗為相故詩用東閣又

迪在縉幕如何遂在建安王幕故用揚州事此謬也新舊史縉傳無刺蜀事舊史王維傳亦無新史有之是時維自表己五短縉五長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久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舊史維以乾元二年七月卒新史維以上元初卒二史皆云維卒時縉在鳳翔此詩上元二年作何得云縉在蜀州邪廣德二年縉始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亦不得云縉嘗為相詩中東閣二字即詩題東亭二字何遂揚州

但以梅事引用迪在縉幕遜在建安王幕及遜墓志
東閣一開等語槩芟之不溷心眼亦快事也
集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或云王侍郎即
縉上元二年前縉嘗為工部侍郎上元二年四月明
皇崩縉撰哀冊時稱為工改兵部侍郎此尚可通原
注王時牧蜀應後人所為不可據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
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穏朝慵起白屋寒多暝始開江鸛一作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醖皁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一作醉裏習池迴

高適嘗為蜀州刺史時或以事至成都故公請王侍御邀之同至草堂公蜀州有李司馬橋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絶句是高尚留成都公先往蜀州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原注嚴自東川除西川勑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地分南北任流一作孤萍扁舟不獨如張翰帛一作白帽還應一作應兼似管寧寂寞一作今日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末語歸美嚴公近解有云嚴武非能薦公者何人二字明指嚴徒枉草廬不能識公解詩最嫌此類亦無足辯然時顧喜之何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

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一作賞）阮籍焉知禮法疏枉沐（一作何日）旌麾出城府草茆無（一作蕪）徑欲教鋤

愚按首句荅嚴莫倚善題鸚鵡賦三句荅嚴何須不著鵕鸃冠嚴詩蓋謂公耽詩賦而不仕也豈此時已有表薦之意乎故公荅以已亦曾任而濫騎官馬也奏數行書正對題鸚鵡賦騎沙苑馬正對著鵕鸃冠嬾性句荅嚴第二句幽棲句荅嚴第一句後四句荅嚴末二句也六句蓋阮籍好飲酒公自謂以野人對

嚴飲即禮法疏也公有小驛香醪句嚴荅云可但步兵偏愛酒是也或謂武過之公有時不冠故武云何須不著鵕鸃冠而公解其嘲曰阮籍焉知禮法疏臆解之失撰成事跡誣古人而迷誤後世可慨也舊辯有可取者錄後

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次李白蜀道難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甫嘗醉登武牀瞪

視曰嚴挺之乃生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鈎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躁褊嘗馮醉登武牀庰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欲殺之說葢唐小說所載而新唐書以為然予按太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為武者幾三十篇送還朝曰江邨獨歸處寂莫養殘生喜再鎮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歸櫬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及八哀詩云空餘老賔客身上媿簪纓若果有欲殺之怨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説引黄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説㝰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匀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甞新任轉蓬

唐人賜櫻桃詩首摩詰次退之結語退之聊取成篇摩詰思路涌出然亦訣詞耳當時子美亦必濡毫縱佳不過比肩摩詰此詩油然忠愛遂爲獨絶遇固不幸詩反因之據勝人謂詩能窮人又謂窮而後工由此論之不獨窮而工也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户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雅

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作已一家

或曰此詩首曰小徑升堂舊不斜末曰天下車書正一家疑所題者故園之桃時方全盛未逢禍亂故桃亦可懷如此以歎今之不然與移柳幾能存同感若云題成都桃末二語難通愚謂此觧正自難通公詩本無不通寡妻羣盜非今日言鰥寡孤獨頻經禍亂觸目可傷天下車書正一家言畔逆削平四海一家吾人又安可以區區小物彼此貪戾於兵火之餘也

與後夔州又呈吳郎一首同看其意自見

高秋總餽貧人實堂前撲棗任西鄰棗熟從人打拾

穗許邨童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已謗

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安得廣廈千萬間大

庇天下寒士皆懽顏雄者左翩垂損傷已露筋白魚

困密網分減及溪魚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

所哀集中此等不可悉舉嘗謂公仁人長者也讀其

詩者宜知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一作鄭公枉駕攜饌

訪水亭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一作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年何有饜交歡

或曰國史補嚴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加害此所謂將軍禮數寬也鈎簾欲殺最為誣罔不知宋子京新書何以載

之本傳愚按杜公生平凡小說正史多不可憑當以詩為斷其云阮籍焉知禮法疎正其不疎處葢阮之疎人知之阮之慎人不知之五君詠亦曰識密公之疎與阮同觀可也集中凡為武作辭氣無不溫謹後在武幕有云周防期稍稍大簡遂匆匆袒跣登案人乃為此語乎此公生平為人處所關故不惜頻及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

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一作北斷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嚴武仲夏攜饌至草堂又巴嶺荅公詩有籬下黄花菊對誰三四公葢以陶潛鄭康成自比以袁紹比武有愳武意典畧河朔飲與鄭康成傳兼讀詩意始明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要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一作深寂寂浴鳬飛鷺一作清

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上頭二字亦自有本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是也公湯東靈湫詩亦云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此詩題香積寺山要官閣上頭即山頂也諸天自四天王天至非有想非無想天影畧山頂殿像也昏黑有二意承上晚字又承上藤蘿字及背日萬木稠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驅開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一作日日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伏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煩一作頻頻勸酒杯

題曰還詩曰回猶有作之官解者諸家皆致辯所謂不足辯者此類是也楊用修以將字易逐字人多非之余謂逐字本不佳無怪用修欲易將領也鳳凰將九子楊亦引之不必訓養或謂東征賦原作余隨子乎東征當易以隨字白白江魚或引列女傳姜詩事

每旦輒出雙鯉以日日為是按白白與青青對白白是也

滕王亭子原注在玉臺觀内王調露中任閬州刺史一云閬州玉臺觀作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一作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滕王即王子安所咏滕王高閣臨江渚者也方輿勝覽云滕王以隆州衙宇卑陋遂修飾弘大之擬於宮

苑謂之隆苑後改閬苑滕王亭元嬰所建無疑或云是天寶時嗣滕王湛然葢以元嬰生平多惡狀在隆州亦不循法子美不當以人到於今歌出牧稱之耳按湛然守閬州無據歌出牧自是子美失實語後世詩文家最不可信雖子美亦未免可以為戒

王臺觀原注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埶參差一作差池烏

鵲橋更有紅顔生羽翰便應黄髪老漁樵

或云觀中疑有公主遺跡故用嬴女吹簫事按此首

又有烏鵲橋句全集又有五言律亦云彩雲蕭史駐

此說不爲無見但事不可考

奉寄章十侍御原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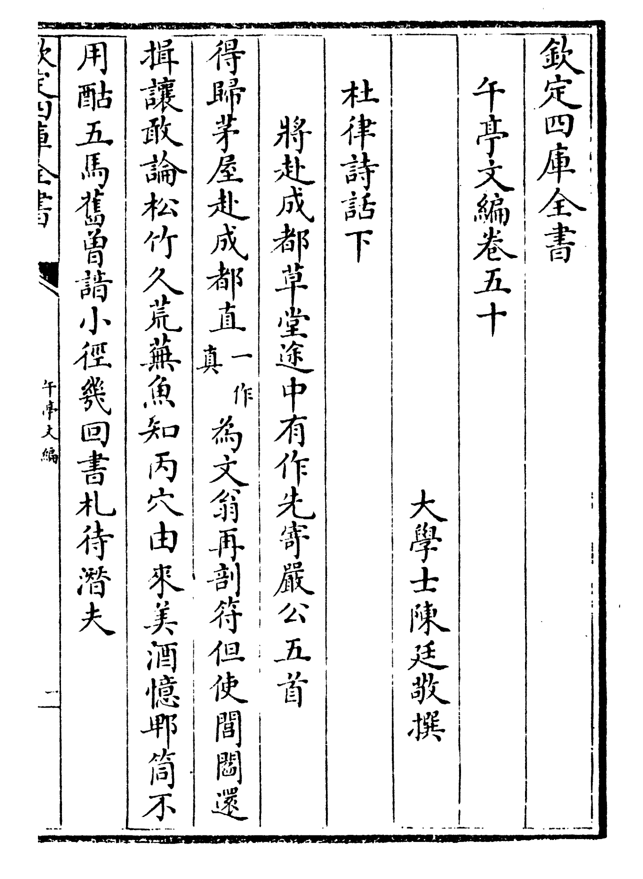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迴天地

訓練强兵動鬼神湘一作襄西不得歸關羽河内猶宜一作疑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一作老垂綸

唐書國史補雲谿友議皆載嚴武殺章彜事或曰按此詩武再鎮蜀彜已入覲豈及其末行殺之耶愚謂好事者僞撰事實妄解杜詩如不著鵕鸃冠者多矣此或亦由湘西句造出也湘西荊州地不得歸者言關公都督荊州方面重臣不得名之歸朝時章十侍御罷東川留後將赴朝廷故以此為比或謂此暗指來瑱之事或謂嚴武再鎮成都復合東西川為一節度東川留後在所宜廢湘西句言章侍御不復歸鎮

皆非借寇恂者頼川也詩何以言河内蓋河内頴川皆寇舊治詩意謂頼川盜賊羣起固宜借之河内盜賊不起猶宜借之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罷官歸朝故也此意諸家未言遂若子美誤用

午亭文編卷四十九



午亭文編卷五十

大學士陳廷敬撰

杜律詩話下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一作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寳應元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黄門侍郎廣德二年復節度劍南公自閬州歸成都而作此詩也讀奉侍嚴大夫及此五首嚴杜交情畧見注者乃云杜知武不能用已詩舍風刺大非前嚴公枉駕已發此意可類推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一作桐寒獨宿江城蠟炬一作燭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絶關塞蕭

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伶俜十年事自當指亂離奔走自己亥棄官至甲辰

參謀僅是六年十年者舉大數耳不必過泥題是宿

府詩上言行路下言棲息此觧自可通或有十年乃

字之説非本意也

十二月一日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黄鸝歴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

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他日一杯難强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他日一杯難强進言不能如舊時之能飲也他日舊時也注謂後時非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絶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凉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楚妃猶言宋子齊姜燕趙佳人或謂樊姬非也此句

言仕途同官名位相軋各炫才媢嫉下句方指徵君

二句皆比體宜合讀

通首尾讀無非知交深悲極痛之辭近注者皆謂公

風刺徵君吾所未解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褭褭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

稚一作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溼

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惟爾常穿虎豹羣

陶侃之奴偽蘇注及劉敬叔異苑其不可信人皆知之然其事卒不知所出愚舊有臆解陶侃或是陶峴彭澤之孫浮游江湖與孟彦深孟雲卿焦遂共載人號水仙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江水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峴流涕迴棹賦詩自敘不復游江湖峴既公同時人其友又公之友異事新聞故公用之耳陶奴入水卒死蛟龍公奴入山宜防虎豹事相類侃峴音相近但峴事僻人

因改作侃也公常以時人姓名入詩如李白雲卿之類又傳寫訛謬如周顒作何顒之類此說或亦可存

諸將五首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顔

此詩說者不知作於何時各以己意注之愚謂當作於大歷二年秋冬間三年正月則去夔出峽末章不得云巫峽清秋萬壑哀矣考史代宗時吐蕃之寇無

歲無之廣徳元年遂陷京師留十五日乃走千秋尚

入關葢指此也舊注指安祿山非葢不應舍近而言

遠也廣徳二年八月吐蕃寇邠州寇奉天十一月吐

蕃兵潰永泰元年八月僕固懐恩及吐蕃回紇党項

羌渾奴剌寇邊九月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

州渾奴剌寇盩厔京師戒嚴以史考之其亂視廣徳

二年為甚大歴元年九月吐蕃陷原州二年九月吐

蕃寇靈州寇邠州郭子儀屯於涇陽京師戒嚴見愁

汗馬西戎逼葢指此大歴二年之事追述永泰元年之事以為鑒故曰曽閅朱旗北斗殷曽者已往之事也考代宗紀永泰元年吐蕃党項羌等入寇天子自率六軍屯於苑郭子儀屯於涇陽郭子儀傳云懐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蹦鳳翔入醴泉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

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吐蕃列傳與子儀傳同又加以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朱旗北斗殷言軍之衆也觀史可見但代宗紀畧子儀傳詳吐蕃傳又詳可以互見耳

見愁四句葢言見今所愁將士汗馬西戎或深入不止逼近内地也愁者雖未逼愁將逼也邠州靈州視醴泉盩厔爲遠地若逼則如永泰元年故事矣永泰元年將士分屯者多曽閗朱旗北斗殷賴郭子儀免

胄見敵幸得無事若今不知多少材官守涇渭能如永泰分屯之衆乎雖有一子儀屯涇陽其餘將軍豈可遂破愁顔耶此詩前四句廣德元年事見愁汗馬句大歴二年事曽閃朱旗句永泰元年事大歴二年秋冬間夔州作諸家聚訟直夢語耳

首四句借漢喻唐借漢事故言千秋既喻唐不必泥求漢事又玉魚金盌紛紛辯證以愚論之此玉魚金盌泛指陵墓珍寶如珠襦玉柙及秦始皇水銀爲江

海黄金爲凫雁之類何必苦求出處

代宗紀吐蕃陷京師不言掘陵寢豈史有所諱而不書與或謂禄山作逆繼以吐蕃焚毁未已駸駸有發掘之虞玉魚金盌借尋常墳墓事以婉言之此説雖巧未合也葢陵寢雖無恙而貴戚之玉魚金盌已遭發掘於詩意未爲不合公故不欲斥言陵寢耳

或謂關爲潼關故以入關指安禄山按柳伉疏犬戎以數萬衆犯關渡隴歴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

師是此詩入關的證伉疏又云諫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剗宮闈焚陵寢此將士叛陛下也數語又是當日諸將皐窠然則首四句是責諸將既不能禁其入而又乘亂縱兵焚掠非止敘外寇也韓公本意築三城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升平

上一章責代宗時吐蕃亂諸將也此章責肅宗初祿

山亂諸將也第一句曰本意第三句曰豈謂轉折極

明朔方兵者不敢斥言乘輿也子儀上代宗疏云先

帝興朔方誅慶緒是也第七句獨使至尊憂社稷正

與此應考回紇傳回紇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

煌郡王承寀與約可汗以可敦妹為女妻承寀帝欲

固其心即封其女為毗伽公主帝駐彭原使者葛羅

支見恥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遣葉護至

帝因冊毗伽公主為王妃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昆

弟肅宗屈已回紇以憂社稷故也五句追敘潼闗之敗此明皇幸蜀之由六句追述高祖龍起之事猶言晉陽以一旅肇興至於有天下而不能自振乃獨使至尊憂社稷不得已而用回紇諸君何以答昇平乎八句一事當合而讀之

此章注說雖多本意愈晦今槩删之已另為注說矣愚更有說龍起者興慶宮龍池事也張九齡龍池聖德頌序畧云惟龍池益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卜居

之舊里又云中宗採識者之議厭王氣而來遊聖上
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封也邸第在焉
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永命我唐云云公
此句即九齡天其以是永命我唐意也猶闔晉水清
以晉水比龍池言與髙祖開國同符獨使至尊憂社
稷指祿山反潼關失守明皇下詔親征事如此說於
上下意不待觧說自明兩存之以正讀者
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

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章責以宰相臨邊之諸將也觀五句七句可見愊愊日𡨴貢賦日減軍需皆仰給饋饟獨王相國肯銷甲事農安得不喜稍喜者以天下皆不自供銷甲事農僅王一人也或以稍喜為不足王縉之辭非然唐書王縉傳亦不見銷甲事農事

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此章舊注云子美嘗有自平宫中吕太一南海收珠千餘日之句葢廣德元年吕太一為廣州市舶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舊注之說不過如此或由此通首皆指宦官句各以事實之云云按楊思勗雖殘酷安南五溪之變實在先以越裳不貢責之思勗服乎吕太一之事近之然杜詩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豈非太一既

平之後明珠暫至又絶乎亦當責之太一乎考李輔
國傳輔國為兵部尚書未嘗為大司馬古今官職沿
革名同實異者多令人溷稱兵部尚書為大司馬不
知唐之兵部尚書不可稱大司馬也唐百官志兵部
尚書正三品輔國冊進司空兼中書令進封博陸郡
王三品之官何足異乎以魚朝恩曾為觀軍容使故
謂之總戎總戎二字杜詩常用總戎楚蜀應全未闢
道總戎雲鳥陣髙適嚴武亦皆觀軍容使邪此葢縁

誤認侍中貂三字注唐人詩當以唐書為據唐書百官志云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又云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注云顯慶二年分左右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以此論之侍中貂非中人也如馬燧渾瑊皆拜侍中燧瑊豈中人乎百官志中人有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無侍中宦者傳諸宦官封王

公為中書令者有之無侍中

然則此詩當何如解蓋責藩鎮兼宰相之諸將也上章舉内地削責其徒煩輸輓此章舉遠人畔責其不能鎮撫首四句猶上章首四句之意不必實指其人

大司馬唐百官志無之外官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都統下有行軍司馬行軍左司馬行軍右司馬節度使下有行軍司馬大都督府下有司馬中都督府下有司馬下都督府下有司馬大都督護府下有司馬

上都護下有司馬以意論之則副元帥都統副都統節度使大都督中都督下都督大都護上都護皆可稱大司馬上都護掌統諸蕃撫慰征討敘功罰過與本詩扶桑銅柱越裳南海炎風朔雪等甚合又唐初制元帥大都督大都護或親王領之或親王遥領連上殊錫二字觀之大司馬必指此類非兵部尚書也兵部尚書與吏户禮刑工尚書皆尚書省中書令之屬兵部之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

曰庫部無稱司馬者兵部尚書安得稱大司馬乎總

戎二字即以公詩證之當指節度使皆插侍中貂則

帶宰相之銜者也但以此辭之詩意自明

漢書注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

朱户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此詩殊錫不必九

錫大抵非常寵錫耳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後

即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

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漢代大司馬為武官

極品其權埶丞相不如也此詩大司馬借漢官言唐官未為不可但泥李輔國曽為兵部尚書以唐兵部尚書為大司馬遂難通矣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或云此言蜀中將帥也崔旰殺郭英乂栢茂琳李昌夔楊子琳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杜鴻漸受命鎮蜀畏

旰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茂琳等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主恩尤隆於嚴武而畏怯無畧悍旰雄武反委以任姑息養亂日與從事置酒高會其有媿於前鎮多矣公詩標巫峽錦江指西蜀之地形也曰正憶曰往時感今而指昔也又云軍令分明數舉杯葢闇譏其日飲不事事也八哀詩於嚴武云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則鴻漸之縱飲於憂國之志荒矣

右說於數舉杯三字看出刺鴻漸意然云公詩標巫峽錦江指西蜀之地形尚可商愚謂錦江春色逐人來指嚴武最後至蜀時人字即指武巫峽清秋指今日思武時也公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云故園猶得見殘春又云肯藉荒庭春草色春歸云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皆可證年譜亦云或謂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此詩作於是年之秋離草堂而來正當春色逐人今又清秋追念武知己之恩不

覺萬壑皆哀按年譜公永泰元年正月辭幕府歸草堂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觀此此說之誤可知清秋指至雲安之清秋亦不妥安知非大歷二年之清秋耶

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以廣德元年十二月反平之必在二年自大歷二年逆數爲三年故曰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即第五詩所云南海明珠久寂寥

也一言近供一言久寂似相近然自平詩是自收珠南海千餘日數之此詩則連太一未平時言之也詩不作於雲安此又一證

五首合而觀之一漢朝陵墓二韓公三城三洛陽宫殿四扶桑銅柱五錦江春色皆以地名起分而觀之一二作對一責代宗時吐蕃亂諸將一責肅宗初禄山亂諸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三四作對一舉内地割責以宰相臨邊之將徒煩輸輓一舉遠人

畔責以藩鎮兼相之將不能鎮撫其事對其詩章法句法亦相似末則另為一體杜詩無論其他以此類言亦可想當日鑪錘之苦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與秋興八首並觀愈見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一作重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波浪兼天風雲接地非但寫夔州山水公時艤舟欲下江漢此即孤舟去路也

有謂塞上指由蜀入秦之塞此章八句皆指夔州若七句指夔州獨一句指蜀塞不成章法矣夔府書懷詩絶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白帝城樓詩江度寒門閤城高絶塞樓返照詩絶塞愁多早閉門何必蜀塞乃可言塞邪

他日與故鄉一類即後章所云昔時葢故里樊川之

感也前後詩有歸檥生衣卧具舟將出峽等句是此孤舟即歸舟也白帝城樓詩夷陵春色起漸擬進扁舟曉望白帝城鹽山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未嘗一日忘故園之心也叢菊映楓林孤舟映巫峽章法尤奇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一作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鑪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陸游入蜀記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白帝夔州各異城言難辨也此謂夔府孤城當與上章孤舟例看葢以客子言之雖蜀麻吳鹽清秋萬船不礙其為孤舟雖白帝夔州兩城相連赤甲白鹽誾闔繚繞不礙其為孤城也

上章白帝暮砧城高砧易聞也此言夔府落日白帝在東夔府在西也皆非漫下

北斗或作南斗按秦城上直北斗又北斗之宿七星

明第一主帝為樞星上句言曰此句言斗又言望京華以類而言非南斗明矣唐人亦多用北斗如平臨北斗之類公詩亦多用北斗如秦城近斗杓之類或又引三輔黄圖云漢初長安城狹小惠帝更築之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謂之南北皆可其說亦非

奉使句非謂乘槎到天河徒為虚語葢槎與上章孤舟相映乘槎可到天河今繫舟不能至京華故曰虚

隨八月槎公詩有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之句

三四一應夔府一應京華虛隨八月槎不如此說不

可與言京華應矣五畫省應京華六粉堞應夔府其

意易見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一作日處一作一日一作百處江樓坐翠微信

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

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

首章言暮砧次章言落日此章言朝暉當時日夜無

聊不遑安處讀之如見

日日江樓與漁人還汎汎同故賦所見以自喻信宿正與燕風於汝信處於汝信宿一意清秋燕子是將去之物故飛飛者若見客不去故以飛飛將去嘲之也雲安子規詩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公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明皇台試文章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冑曹參軍此與衡初以好學射策科甲不應令除太常掌故調平原文學

畧似後肅宗至德二載拜行在左拾遺以上疏救房琯獲譴得免推問㲀從還京未幾出為華州司户參軍後遂棄官流寓於蜀廣德元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明年春辭幕府離蜀大歷元年至夔視衡由史高幕入朝廷上疏至丞相封侯果何如乎故曰匡衡抗疏功名薄也諸家注衡皆太畧衡之文學經術與史高辟薦本末皆不及如此則古來抗疏者多何獨

以衡為言

公獻賦授官與向初獻宣帝賦頌數十篇亦畧同後遂流滯於外不能入朝雖時為詩歌不忘朝廷視向之數退數進傳經以寄忠悃得乎故曰劉向傳經心事違也衡之抗疏多傳經義向之傳經亦諷時政其前後疏多及經義舊注向亦太畧

公與衡向皆文學士故引用之七句遂及同學少年同學者一時同為文學者也少年者以巳白頭視彼

為少年也抗疏傳經皆在朝廷五陵即京華地衡向古人同學今人公俯仰古今感慨係之不必泥衣馬輕肥以為譏刺有謂同學少年既非抗疏之匡衡又非傳經之劉向志趣與公絶不相同果如此當言異學何言同學乎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一作堪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一作根征西車馬一作騎羽書馳一本作遲魚龍寂莫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

思

弈棋者倐勝倐負局勢變遷廣德二年吐蕃入寇代宗如陜州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郭子儀復京師代宗至自陜州所謂似弈棋也是時公在蜀故言聞然亦諱辭也下句又合禄山陷京師明皇幸蜀及肅宗復京師明皇至自蜀之事言之故曰百年世事其實兩句皆指代宗時事也明皇事百年中帶言之耳聞道二字又不止貫此兩句直貫至五六

句止各説一事説者以王侯文武二句爲奕棊爲不勝悲非也

唐人最重族望所謂衣冠者族望也喪亂衣冠流離所用文武流品猥襍故曰文武衣冠異昔時舊注未明

或謂直北指夔北乃隴右關輔間不知此章直北征西與下章西望東來皆據長安言直北二字與愁看直北是長安之直北不同凡看詩文宜知大段此章

前六句作段讀者多以四句爲段非也是時西北多事姑以廣德二年言之又以僕固懐恩及吐蕃回紇等寇邊一事言之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州渾奴剌寇盩厔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馳當是此等或以廣德元年吐蕃入長安徵天下兵莫至故曰羽書遲非是

八章中前三章詳夔州畧長安後五章詳長安畧夔州此章末句可以結本章可以起下章可以總起下

四章故國平居有所思猶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顔

一卧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點一作照朝班

按漢武承露銅柱在建章宮西建章宮在長安城外

西北隅唐東内在京城東北不聞有承露盤事此章

葢言唐開寶宮闕之盛又以明皇好道故以蓬萊承

露瑤池紫氣連類言之不必實有金莖

唐公主如金仙玉真之類多為道士築觀京師西望瑶池葢言道觀之盛與上宮闕一類如玉臺觀詩馮夷嬴女亦是形容玉臺觀之盛仿彿有馮夷嬴女非咏嬴女也公詩有王母晝下雲旗翻東來紫氣指太

清宮

或謂公葢以瑶池王母之飲隱喻貴妃之冊為太真紫氣函關之臨顯譏玄元之降於永昌如此說是追數前朝之失非追憶前朝之盛也

史稱明皇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潞州别駕時州境有黄龍白日升天又京師所居宅外水池浸溢頃餘望氣者以為龍氣又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以隆為龍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為唐隆上益自負此詩曰繞龍鱗與常説稱天子龍顔不同舊注引漢高帝隆準龍顔齊高帝龍額鍾聲鱗文徧體皆非也享龍池樂章姜皎一篇有常經此地謁龍顔句可為此作注或謂一卧滄江言一卧不復起也驚歲晚追遡身歷

三朝皆成往事今不知幾時再列朝班葢公自天寳十載獻三大禮賦時年四十以布衣一識聖顔至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時年四十六始點朝班至代宗大歷元年自雲安至夔時年五十五矣此說非是一卧者卧病於夔所謂伏枕也歲晚即秋也詩言幾迴青瑣如上說當改為幾時青瑣迴與時各一義豈可溷解

此詩前六句是明皇時事一卧滄江是代宗時事青

瑣點朝班是肅宗時事前六句但言天寶之盛陡然截住即陡接末二語他人為此中間當有幾許繁絮蓋上章言長安之衰此章言長安之盛合而讀之其義自見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鵠一作鶴錦纜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上章長安宮闕此下三章長安城外池苑此章曲江

也上下四章皆前六句長安後及夔州此章在中首
二句便以瞿唐曲江合言亦章法變換處然已下只
言曲江不言瞿唐以詳於首章故也
明皇始築夾城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祿山犯
闕帝登興慶宮花蕚樓置酒悽愴自此遂西幸通御
氣入邊愁園黃鵠起白鷗四句皆上盛下衰通御氣
三字尤詩人立言之妙解者失之與外人不知對看
自明

曲江與樂遊園杏園慈恩寺等相近地本秦漢遺跡唐開元中疏鑿更為勝境故曰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由衷憶感感慨無窮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一作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此章憶昆明池也虛夜月動秋風波漂菰米露冷蓮房與上章圍黃鵠起白鷗皆遥想彼中秋色也此章

六句長安七八句夔州關塞即首章塞上江即首章江間連湖言之者地勢接近公將出峽赴荆南故也陡轉陡住筆端高絶出尋常蹊徑之外

或極力辯楊用修之説謂杜以唐人敘漢事摩挲陳跡故有機絲夜月之詞此立言之體非傷喪亂愚按昆明池水漢時功是據唐代言不僅前朝陳跡以唐人敘漢事摩挲陳跡尚有感況以唐人叙唐陳跡謂非傷喪亂可乎又云昆明一章緊接上章秦中自古

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時則曰漢時帝則曰武帝云云如此則是上章思唐此章思漢矣但以上章末句為此章來脈可也一漁翁斷作杜自謂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云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寄別馬巴州云獨把漁竿終遠去皆可證

下墜粉紅就蓮房言此沈雲黑亦當就菰米言不就水言一說陳藏器本草菰首小者擘之内有黑灰如墨名烏鬱人亦食之按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葑青苹

出穭苗公行官張望補穭畦水歸亦云秋菰生黑米此說較得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一作紫閣峰陰入渼陂昆吾御宿自逶迤香稻一作紅豆一作紅稻一作紅飯啄餘一作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一作遊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或云此言遊宴渼陂之事按此章合言長安城南昆吾御宿渼陂諸境不皆曲江昆明但指一處也

香稻碧梧屬昆吾御宿佳人拾翠仙侶同舟屬渼陂西陂泛舟詩云青蛾皓齒在樓船横笛短簫悲遠天西陂即渼陂所謂青蛾即佳人拾翠春相問也問字用雜佩以問之問其意則如贈之以勺藥耳仙侶同舟晚更移指與岑參兄弟不妨渼陂行船舷暝戞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即晚更移之證也

舊注香稻宫中以供鸚鵡桉鸚鵡者出隴州當是昆吾御宿間豪家共有之物不必宫中拈出亦可見當

時彼中珍禽佳樹之美其實詩止重香稻碧梧以鸚鵡鳳凰粧點作麗句耳渼陂種稻未見言者公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詩有飯抄雲子白句說者謂雲子碎雲母以擬飯之白升菴韻藻引山稻名雲子河裡號雨師直以雲子為稻名渼陂有稻亦未可知

香稻二句與上章波漂菰米露冷蓮房同皆遥想彼中秋景下二句由秋追述春時遊賞之樂上二句現前下二句過去也因又追念當時獻賦有謂綵筆揺

漢陂行諸詩千氣象即賦詩分氣象意不如指獻賦言吟望望字與第二章望京華相應既望而又低垂是不能望也筆干氣象何其壯白頭低垂何其憊詩至此聲淚俱盡故終焉

杜此八首命意練句之妙不必論以章法論章各有法合則首尾如一章兵家常山陣庶幾似之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子獨謂不然杜合子長孟堅為一手者也或八章擇取一二者非又杜此詩古今獨

絶妄僞者尤非

詠懷古跡五首說四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東北風塵指祿山亂與第五句相應或指少為齊趙之遊或云公初陷賊中在山東河北間皆非

此章公自賦以庾信為比耳夔州無信古跡或因信

曾居宋玉江陵故宅强牽立說非也此詩題曰詠懷古跡有謂首章詠懷餘四古跡者其說雖非尚知詠懷二字不得專泥古跡遂忘詠懷也宋玉昭君先主武侯遇皆不偶是章章古跡章章詠懷宜知此

揺落深知宋玉一作為主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風流儒雅即第五句文藻師者師其文藻正與李陵

蘇武是吾師同耳或云亦字有不滿意又云非道德師乃文雅師或云景行之至不惟尚友直欲師之皆非

悵望二句杜言巳今日悵望千秋之下一番灑淚如宋玉悲秋異代同一蕭條惜不同時耳同時如漢武讀相如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灑淚如秋興八首之類

江山二句言故宅巳無空有文藻彼雲雨荒臺本出

夢思今反現在豈得為夢思邪葢皆後人所為耳不止荒臺不可信即楚宫亦俱泯滅舟人指點皆可疑也人與宅俱亡正感慨處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邨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黄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一作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一作愁恨曲中論

此詩二明字杜詩時有複字然負薪行止作昭君邨疑此明妃或後人妄改

畫圖句言後人不能親覩但於畫圖省識其面耳省識者審視也此即用毛延壽事變化出奇如九日藍田崔氏莊用孟嘉事也或云省字宜訓省事之省猶約畧之義非或云省記也言不見其人但憶曽於畫圖中認看春風面耳亦通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吕指揮若定失蕭曹運一作福移漢祚終難復一作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公詩屢用宗臣字此二字本出蕭曹列傳賛尤可與第六句相映

武侯在軍亦綸巾羽扇遺像清高不可畧身都將相氣象猶然草廬功名富貴不能束縛卓然高出古今無兩萬古雲霄一羽毛謂此也易漸卦有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詩意本此而不見用古之跡

或言孔明聲名飛揚卓絕萬古如雲霄一羽誰能匹之或言嗣主不才再傳而失鞠躬盡瘁所謂高義薄

雲霄者徒付灰飛烟滅不啻羽毛之輕皆非焦氏筆乘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乃其所輕為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亦非諸將末章巫峽清秋此第二章悵望灑淚與秋興八首是一時作可合觀之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户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

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首句公自喻南遊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結託老人星羅浮展遐步今霄南極外甘作老人星公詩屢用二三四惜山人之去五句承首句六七八承二三四言出處之難苦辭正論厚道深情生人感悟但云風刺孤此老矣當與常徵君一首並讀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卻走身嵒居古人已用三冬足

年少今一作曾開萬卷餘晴雲滿户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柏學士諸家無定論愚按全集有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此柏學士應是中丞子姪學士或即所除之官全集此詩後即題柏學士山居壁二首又寄柏學士林居一首茅屋即山居林居也此詩云白馬卻走身品居後詩云山居精典籍又云歎彼幽居載典籍蕭然暴露山

之阿此云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後云壄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語意皆合無所疑也全集有覽鏡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觀宴將士奉送柏二别駕將中丞命赴江陵送菜詩云常荷地主恩送瓜詩云柏公鎮夔國公遊於柏氏父子兄弟間熟矣柏公即柏茂林或作茂琳與柏正節是一人此柏學士必不屑以門廕進身而顧以文章顯名者何必以世系將門為疑哉又古詩文所云學士不盡官名亦有泛

言文學之士者柏氏子弟已有銀魚而好學以學士稱之亦無妨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衞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還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一作報與惠連詩一作書非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或曰唐書世系表杜濟與位同出杜景秀下並征南

十四代孫公爲征南十三葉集有示從孫濟詩斯爲合矣位又稱從弟何與新表承用譜牒恐必有誤或曰位是公之姪今曰從弟應是從姪之誤愚謂題稱從弟詩稱惠連本非有誤世系表多誤未可據之反疑詩也濟位並征南十四代孫公爲征南十三葉稱濟從孫亦未爲合公有過從孫濟詩濟必非征南十四代孫此詩稱位從弟後有乘雨入行軍六弟宅詩云令弟雄軍佐位自是公之弟非姪也以位爲公姪

當以守歲阿戎家為據然阿戎非王渾子戎是王晏

從弟王思遠小字阿戎全集杜位宅守歲下前人已

辯之矣

人日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

勝裏金華巧耐寒劍佩衝星聊暫拔押琴流水自須彈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公集元日太歲日人日皆有詩人日當時令節談笑

恒事休隨酒休者廢也非禁止詞時公以肺病不飲早春江湖續得䙰書題所謂正月中旬定出三峽也本無他意今見說者附會占歲書以休隨酒是戒其談笑後四句蓋欲避俗而行全非本意時人顧深喜以為獨得聊復一辯集本題五言一首自當合看三句元日四句人日即春寒華較遲意五六以不飲聊及劍琴亦將行假裝意也直道亦偶然及之不必執泥妄生枝蔓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汎

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敧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櫂拂荷珠碎卻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夤緣

集後有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此宇文晁即宇文石首石首縣名屬江陵府尚書即李之芳聯句公首倡云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結句之

芳云客居逢自出爲別幾凄然尚書之甥此其證也

或云翟表郎官瑞皃看令宰仙又云興饒行樂處離

惜醉中眠即此崔彧也尚書之子佚其名一云孫下

當有鈌字是也重汎鄭監前湖者集中此詩之前暮

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一首

是也近見一觧云此詩是崔姓一人重邀公泛湖而

作此崔姓者是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

書之子杜撰可笑且云公薄其人不樂與之同汎故

製題如此公溫然長者反似輕薄惡少此等觧累之也其書方有時名故辯之

韻會夤緣連絡也本詩家常用字孟浩然沙岸曉夤緣公詩湃泛苦夤緣俗語賄作道地亦曰夤緣時觧遂謂此二字公所以深致鄙誚附識以戒妄説

留别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儗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

先躡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此詩末二句或謂時公欲往廬山故言當先置寺於彼以待大易之來飛錫或引志公與白鶴道人爭潛山麓事出風塵或謂勉其勿戀戀麗藻俱非此葢欲大易置蘭若精進於此徐俟道成飛錫本用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今備録左方讀者自知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曰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隅煇幽澗澂深積深百仞

若乃絶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窃窕沖深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採其陽者於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衣獨在嵒中俄頃振裳揮錫陵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乗何帝鄉之足遠哉窮日蒼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玄圃飲露丹霄室宅五岳賔友松喬

午亭文編卷五十